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胡澄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

藝文二十九　書二　啓　說

宋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歐陽修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縉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

召節介圭来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大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忭交深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張弛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簡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

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修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遂煩誨諭但極感悰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又修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舊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

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
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
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
言趨賓阢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回陳州王密學賀冬書

右修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
以此兹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具官性禀純
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

嘉言之詁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慚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畒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與江惇禮秀才書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乃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

令冗廹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與張秀才第一書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一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

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耶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来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来耶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賫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

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贶以來且愧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大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憫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剃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

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才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

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删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

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

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

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於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巳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為覓張昭

傳中所載或為錄示猶幸目痛草草不次修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悳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悳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悳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恩之如何

同前

修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鞦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髠衣僧衣見符

彦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彦超亦欲留之候朝命為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髙議可乎修再拜

金

伐宋上書　　胥鼎

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鋭所謂萬全之舉

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寖以疲之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揺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乗隙並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

於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於兹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讐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

練習而遣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輩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逋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

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於士氣益强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前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

遺阿們呼爾克們書

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

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鑊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為河東長城之託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

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係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身立於世必借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

章必得梗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蓄
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
棖楔楹栻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
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行
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户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
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廷訓河中李獻卿
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

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髙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景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祈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廷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中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

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飢寒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後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於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

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何如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明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伏惟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

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多事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至今近於洛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益崇而志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古今

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令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様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振奬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竊恐有奔趨

富貴譫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雲鳳敢布其愚焉惟雲鳳於執事可以言進故不復忌諱雲鳳迂陋孤蹤疊辱薦稿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不敢祇受只當耕田納稅為畎畆之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衣冠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浩汗之中使各得其性焉

則雲鳳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而南雲鳳尚當竹杖跨驢候門下於待隱之園或隨杖履登金山之巔把酒酹江以弔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羣盜平天下蒼生之慶此固諸君子之力而執事運謀發縱知人用賢之功首受上賞然釋楚之懼平吴之憂古人蓋有深意而外患既寧則有識者猶未可高枕而卧也

答孫白谷督師書　　劉理順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於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懾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部署各營燦若三辰申嚴絫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

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剏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倖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闖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為我用與偽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于李申狡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師桀驁狂逞無忌能必其不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

獲非虛不益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眛之嫌而率臆附

聞仰希台鑒嘻真過計矣

復邢知吾書　　　　張四維

在前池鹽不結即將鹽課查豁嘉靖七八年間有鹽院

題疏可驗於時部覆宣大歲額發帑金補之隆慶間池

鹽不生鹽院具奏以帑藏空竭而邊供甚棘本部乃創

為預責商辦待池鹽甚生補給之說迄今為河東大害

環中條數百里間富家無故破産者十室九矣其實非

法也茲承明臺惻然動念祈免逋課八萬固為諸商大幸若求長便則帑金縱不能補發或如邱文莊所議解鹽不生將河南汝南等處用解鹽引暫行淮鹽河北開封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長蘆鹽陜西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靈州鹽令三處解銀河東運司充課待鹽生復舊此亦通變一術也今歲鹽花未知此時何如商困既極若將來仍責預辦不惟理有不通即力亦不敷而勢亦不行矣

與韓文書　　　　　　　章懋

不奉笑談載吏褒篤傾企之私與日俱積曩承手教憂時憂民深以國計為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歎某竊以為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為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斂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宋

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唯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茍能得人而鉤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為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為何如其具

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茲不復贅萬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牆無由趨拜萬為國家倍培崇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喬宇書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才猷德望名於一世訏謨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四方

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鈞候萬福其夙欽令聞恒切傾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懷而弗克如願荷蒙盛德撝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雍又辱鈞翰下頒加以香帕會錄之貺而獎與過情且謂不肖享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蓋指商之六臣能保乂有殷格于皇天而多歷年數故周公以勉召公而碌碌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頓首而循牆逺避

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自道耳方今大駕遠巡而前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變出不虞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為之志當可為之時必將思所以廣儲蓄修武備為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為制治保邦之謀於以壯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則商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保乂之勲而享平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布此以

拜耒教之辱

與高平令衛子書

王維楨

容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寛大煦煦然有古愷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竒黠儇巧故治隨之變至弘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於今閱五六十歳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推移可知也故體貌之遇士夫恩恵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慝斯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

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别等級不辨良惡則善人觧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名敗即能改服振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者君子又非之放意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刺不當也張衡治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郡中豪俠皆逃去他境盜賊止息大體立而先聲著也故苟當其罪荆檟不犯非我所致即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子英年茂才於一邑何有第政體民情猶須裁察斯

措置不謬而張弛中窽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舉其詞告之毋謂余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輟口與余得之人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於京師當復為言以賀

與弟民書　孔天胤

春闈客緒益復無聊臨清觴而增悶伏高枕以長吁乃知為貧而仕誠不得已也百泉書院背青山面綠水圖書湛采花竹含暉獨不得凡弟同遊攜手共玩雖有佳

境祇攬予思山中水次嘉菜細鱗種列奇分嘗不得一
奉母慈吾豈食而知味也

與霍思齋兵部書

明公鴻才駿德為世鼎臣比者膺大廷之殊簡綜四鎮
之積弛曾不旬月綽已竟緒當奏凱還朝之日兼便道
歸省之榮推功能之選舉忠孝之光至我公為甚盛矣
鄙人斗瞻於停雲之餘雀躍於閶風之下然而自阻趨
承者實以蓬累而行者無以與乎車馬之觀搶榆而處

者無以與乎雲海之運是故高蓋之門無棊之迹矣然鄙人刻意銘心盡是明公之誼固無間於形迹之遐邇也想公元通在宥必體諒之

與沁州張清源書

鄙生當離索之秋辱公千里命駕兩歲再及感服高誼至今未能往謝慚負門牆何可勝罪蒙不鄙愚陋以大製四編見教兼令校敘緣宏詞奥旨未易窺測及生逢心井鑑無一日靜定之休是以丹鉛雖具勘讐久稽自

来病起覺有心緒遂擅恣評點僭為敘說中間有一字一句一韻礙澀可換者仍乞斟酌去留須選善書者另謄一冊仔細看過方可付梓小敘誠不足為重但博笑耳

答蕭岳峯督府書　　王家屏

往聞荆翁特疏謬舉固已預憂坐累妨其魚水之歡為書止之詞甚懇切以為薦我非所以全我而愛之或恐其害之也無何會疏上而詰責之旨果下紛紛譴斥銓

省幾空矣不肖草土廢人誅之殛之何足憐惜乃部院大老臺省諸君並以不肖干連無端受咎不肖無乃為妖星厲鬼禍衆殃人者耶聞狀以来股慄心塞無顏可立人世恨不即死以絶株累之端也顧念不肖即愚戇冒上何至震怒不解若此人臣一身生之惟上殺之惟上威何所不行而不於其身於其舉之者又何必曲求旁引而曰此會推堪用非會議起用至以上言德政例之乎此其中簸弄樞紐造作機械不止毒不肖一人不

肖死於君則死耳寧能死於此輩則不得不强顔苟活以待斧鑕之及而後敢死也夫國之大政莫大於用舍刑賞棊之以不才多罪放斥之可也誅殛之亦可也而荆翁以請告歸矣太宰又不安其位去矣撫鎮司道以畫邊事觸忤强禦者尋端罷之逮繫之矣乃要功生事誤國殃民與夫跋扈飛揚恣行胸臆者曾未嘗出一言片語問焉用舍刑賞舛錯如是宜老成憂國者所為感慨咨嗟也顧奈何輕言去哉幸為社稷計為三鎮軍民

計非甚敢以一人之私顧依依左右也

答張鳳磐先生書

客歲獲奉瑶札未及報命會忝制麻自惟經術行能無一可受知主上取重薦紳之間猥被登延畀非其任瞻望閤門逡巡而不能前者數矣既承誨牘與進惓惓亦思勉自雕琢以求不爽於先進之程度而性成質定譬之木𣝈膠舟用乃知其不適耳夙夜圖維僅僅有一去可自遂而又值盈庭聚訟舉國紛囂沸鼎風林未嘗有

頃刻之靜也惟時叢疑積詬憂危之狀所不能言而猶靦顏在列隱忍茍容汙鄉國衣冠為三晉山川之辱不淺每念及此憤懣塞胸慙汗霑背恨所負於門牆者不獨在音候疏節而已顧一念焦勞當誰可告語者乎復軒敬田兩憲使皆其肝鬲交於其入賀也得稍稍披衷愫焉因附起居并布悃欵諸所不盡統容嗣陳

救時急著上守東道書　辛全

聞之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故孫子以用

間為第十三篇令以賊攻我於勢屬逆彼猶能使人作細探我虛實結為內應者彼能餌人以利誘人以術刼人以威故耳我若是用之寧必無留侯陳平武侯諸人善謀用間者乎寧必無蘇張蒯徹諸人善於辭説者乎寧必無荆軻樊於期黄蓋甘於困辱以殉國者乎誠得其人各隨所長而用之或使之離間賊黨或使之作我內應或示賊以禍福而使之散或引賊於死地而使之陷或揚我兵威或透賊消息欲用其人勿吝厚賞又須

陽辱其身方可使賊不疑賊來奸細若有父母妻子在此陰養之或明托心腹而暗用機關或善結其心而使之誘衆又使去之人密與絶小印記使之暫且從賊混亂搶掠暗裏為我用事萬一大兵相遇令其自露不死於兵然須厚恤其家許以大賞方得其心可為此事我則或托為神語或編為謡言歌曲或貼賊經由處所密射賊營又寫密書上云某欲率衆歸降殺某人以圖免死或將數頭目中一頭目厚送金帛令衆賊相疑或數

路張兵一路伏兵伏火令用間者引之自投總之變化莫測闔闢由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賊未有難平者也

答曹真予論辛復元書　　高攀龍

復元公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先生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快樂受用而已然其日漸月磨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即敬軒先生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簀

之詩謂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公再肯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灑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即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即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内便不是直也弟得其樂天集如飲沆瀣不忍釋手故不能奉璧更望翁臺再見賜其養心錄千萬千萬

國朝

與裴侍御希度再書　魏象樞

樞不揣愚昧妄與先生講此道者屢矣今不敢再置一辭以滋瀆擾惟區區講道之心有不得不切陳於先生者先生之講道也自性命以迄事功本末精粗條理畢貫彚先儒語錄而參以獨悟可謂理學到家矣即稍帶禪語亦不過向内潛養之一助先生入手原自三宗心印來何足為病如明心則佛也而吾儒亦未嘗不存心

煉氣則仙也而吾儒亦未嘗不養氣大抵同體而異用耳樞雖至愚頗能解此以此而病先生將誰欺乎凡此皆樞之知而不講非樞之講而不知也並非樞與先生講而恐先生不知乃先生與樞講而恐樞有不知也竊見人心之陷於私欲者甚衆學者亦不免功令申於前而不知敬刑獄繩於後而不知畏上累父母中累兄弟下累妻孥而不知恥天亦可欺君亦可欺友亦可欺而不知悔大衆惘惘如夢方酣豈無賢人各掃門前雪矣

只有講道一著以寡欲為工夫以盡人倫為體用可以佐朝廷功令之所不及可以挽人心廉恥之未盡喪樞願大而行孤須得二三同心者各自檢點共為補救欲立欲達豈伊異人任哉幸先生素究性命之學必有利人濟物之志吾道其不孤矣不謂先生愈講愈大愈大愈空似渾然有合於天者然却似漠然無意於人者然先生果有自得之趣斷無遺人而學天之理孔子下學而上達諒先生身體力行久矣樞雖至愚頗能解此然

非樞之所以求講於先生者也先生賜講者六總以不落言詮意中獨會為主此種道理惟孔子與顏曾輩有之孟子之教門人則不然矣且諸儒闡發之書充棟何必紛紛聚訟說元說妙辨別毫髮間做三五篇好文章流傳後世只要把寡欲盡倫的道理見一人則與一人講而一人或有轉相講者十人之中或有一二人發其敬心畏心恥心悔心者以千百計之所全不既多乎區區與先生講道之心如此而已矣讀先生靜中調攝之

說專貼在自己身上全我神氣圖個却病延年此段工夫原不可少至云誠中形外言之有本樞謂內不欺心便是誠中外不欺人便是形外實不知其元妙之旨也若知而故秘即是欺矣昨言薛文清語錄字字講性命必有實用樞不必得其心法而理自在天地間先生一見當自了然其諸家一切講學格套俱可廢却止存陽明致良知一語足矣至龍谿之學近禪樞不甚喜夜来看到極合樞意處輒大呼龍谿先生為知己其一曰聖

學之要以無欲為主以寡欲為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一曰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其一曰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為己任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工程噫何其句句脚踏實地也先生欲樞靜心三四月必有可信處料不過兀坐一室且與人省些講說樞將預信之矣樞心白矣言止矣再講亦祇重理前說矣勿煩再答以重愚昧幸甚

柬畢亮四同年

長者僕之畏友嚴師也聞賢聲與岱嶽齊都下紳士大夫及兒童走卒之口無異詞知非邀譽者昨卓異之選與固榮不與何辱哉僕嘗問客某某做得官否曰做得又問做得人否客無敢答者做官做人是一是二耶高明聊當自慰僕之畏且嚴益不敢稍後矣

答翼城師清寰書略　党成

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

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隱括者何可據以為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尚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則彼家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嘗好禪比見延

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令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言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奇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為我心註脚則此道不泯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等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為為善去惡令人一見

即為所惑凡台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若以非而混其是久將以是而斥其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辨也

唐

上裴晉公啓

柳宗元

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

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

貴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

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岀位僭言惶

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答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

嶺下於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廵

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

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脇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祗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杜牧

其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東儀為其扃闢健馬強兵為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螳蜋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宸斷潛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彀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

皇淮夷之師苑閩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略借箸深謀比之前脩一何遼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為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具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歡忭之誠倍百常品不宣

宋　楊　億

與薛舍人啓

伏自光奉天恩已伸拜賀伏以舍人汾陰令族稷下名流擒詞掞天聚學成海千丈磊砢材實任於棟梁十德瑰琦器自標於瑚璉早踐揚於近署久薰灼於大名羣公懷居右之慭萬乘恨相得之晚調兩河之兵食遂輟輶軒裁五色之詔書爰升瑣闥華星列位既上應於哀烏文石分班且日趨於翔鳳固已給北宮之雙筆判西掖之五花思若湧泉吏將脫腕盤石尚在念祖德之不忘青紙遠頒見王言之誕布固湯誥禹謨之可復豈元

和長慶之足云某品格非高資望素淺慕義不已徒願於執鞭受寵若驚敢希於結綬附騏驥之尾或千里之可期草鳳凰之書憂一時而不借北面永伸於師事東邱豈恡於誨人庶承善誘之恩少逭曠官之責特蒙殊念曲示長牋仰戴重知無任下懇

賀文參政啓　　歐陽修

伏以元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為大國之光華

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簡適符賚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勲而銘廟器符為元志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忭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賀文相公拜相啓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縕

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
翺翔逮周素緼内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
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
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羣生咸遂之和凡
被陶鎔皆知忭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黄州回還太守畢仲遠啓　蘇　軾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
將通問輒復自疑方兹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

驚眩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牢圄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謡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欬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明

答馮司理請修誌啓　王濬初

伏以天開形勝節臺控表裏山河地闢輿圖冊府炳旂常日月文獻足徵昭代編摩允藉名流豈是鯫生可參

鴻製粤稽禹貢惟幷冀夙號上游自入職方與宣雲並稱重地爰開制府兼總塞垣連數千里之金城湯池咸歸四履舉百萬衆之五符尺籍盡屬中權遡建牙以來戰欵修守之機張弛互用凡受鉞而理得失成敗之故法戒攸存籍非徵信之文曷著綏寧之績時如有待文乃在兹恭惟台臺學富邱墳望隆山斗南金竹箭品重楚材刻羽引商調高郢和黄堂司理暫弭節於雲中丹陛徵賢佇聯班於日下適邉幕府創修邉誌書局新開推

明公獨主詞壇史才彙集何知譾陋亦荷徵求日僅一
丁莫副懐鉛之志胸無二酉寧堪載筆之勞矧偃蹇於
棘闈復蹉跎於微省壯心猶在驥伏櫪以長鳴舊殖盡
荒豕渡河而莫辨詎有藏山之業比於懸市之書賴秉
如椽藉東里之潤色兼資充棟效西觀之搜羅即未窺
全豹之班亦可備一狐之腋第虞塞白坐耗餐錢況未
殺青敢居聘幣肅茲控謝尚冀矜原以旂以旃業拜招
延之命為衮為鉞行觀筆削之成禀仰惟殷敷宣罔既

唐

謫龍說

柳宗元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墮地有光縪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摇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悦之稍狎焉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来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

講室焉及其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偷偷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宋

氷壺說　姚鏞

唐梁國公作氷壺誡以厲當官者雋萬安令李東揭而名縣之西齋鏞朝夕處氷壺之下不知誡不在目而在

心也遂為之說曰人之一身宰之者心凡身之動皆心之形大哉此心至靈至神至明至清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時自此運鬼神自此靈萬物自此生一狥乎意則昏昏濁濁不能如鑑之澄天地日月鬼神皆為之不寧四時萬物又烏乎有成無怪此身為物所攖夫惟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不泊乎本靈本神本明本清而後此身表裏自然如玉壺之氷故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元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敬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救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於是以告虞集曰願

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為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賔而冠既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為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為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咏而迭喻之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為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勗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

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競其業以事於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勗爾思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勗爾思德德𥹫自天既峻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失既視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諸天而有諸已者為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為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遽數之不能既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箕子

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勤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明

焦黄兒説　　王邵

我里有鬻黄餅為生者焦其氏也年可六十餘两目矇矇惟隙光未澌客久言旋無錐立地阿弟哀之資以錢數十易黄米二三升為餈為糝淅之炮之爰成黄餅葢俗逢寒食則食之今以麥餅貴遂為常食也余里居聞其呼鬻聲不絶耳每荷一具晨出晚歸蔑不售詢之里人曰具為黄兒不失味且無機以欺三尺故也余羨之一日中貫至郡中閭巷溝途城郭無寧地貴賤大小賢

愚無帖席雞犬無息時或釜中泣耳而黃兒號呼聲自若也又一日冠警至京師戒嚴徵調檄如雨郡為經渡處官民震怵計無出遥憶都人士堅壁何策推隻輪何策物價騰貴何若畿之民拋兒擲女棄墳廬如鶩又何若即老衲袈裟弗自保行脚僧頭顱懼為斬級充首功噫嘻日出長眠夜涼詠月可復識哉於斯時也至尊宵旰肉食張皇我輩恥壘郵緯尤百倍夫蚩蚩者方相對攢眉吞芬不下咽而黃兒聲仍自若也焦叟乎何以得

此於今之世乎奇矣余益羨之思為說未遑又一日余為先人移鉅珉於山谷間往督之則見羣役中矇矇焉荷一具者猶然焦黃兒也余於是嗔其逐蠅而又憐其走險盡易其餅以犒役卒而涗一人導之登途余心安矣將就寢聞其弟求之之音問故則焦黃兒未歸也余指以處然是夕寐遂未成蚤起亟問其弟披而歸曰無恙也余喜甚當日之役卒無不忻忻舞且蹈云焦叟乎復何以得此於山谷間乎噫又奇矣而余於是不能無

說也太上無為其次守樸物惡其雕智戒其鑿力出於
己以粟易之既罕羸筴不為榮悌理亂衰如耳目為贅
耦居靡猜赫而臨者亦靡畏且時方沍結何以寒谷不
災人皆墐户何以豺狼不駭神全耶天定耶鬼呵歟維
皇佑之歟其視攘攘嘒嘒驅納弗辨戀紫誤蒼失得為
患百年必世種其愁根而一瞬半畝不克恬其緒況者
奚啻相萬歟況夫談勤議撫舍之築幾同餅之畫講孝
稱忠元之戰何如黄之吉籌兵索餉渴而掘泉奉漏沃

錡果能炊無米而飽啖此脫巾之貌隊哉焦叟乎癡而不昧貴而不貪身無累日徧長殆華胥之國無懷泰豆之民也乎余恨余之不能焦黃兒而又悲舉世之焦黃兒少而不焦黃兒者多也為之說以志心師

河崖蛇說　　薛瑄

瀕河居者為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巔垂首於河間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

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
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漩隈竟不知蛇
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為水之怪物所得
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然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
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
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墜遂死於河此殆天理非
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為怙
强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為

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
故書以告來者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胡澄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一

藝文三十　論

晉

倉頡書契論　　衛恒

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諧聲江

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諧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蝌蚪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

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賛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黄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

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尊以垂穎山嶽嵯峩而連岡蟲跂跂其時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

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振腕縱邪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隷草乃其曾元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論周大篆秦小篆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

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
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
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乃幽
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
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
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
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隷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竒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隷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

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震撆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似鴻鵠

羣遊絡繹遷延逼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結屈離婁不能覼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

論秦隸字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

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

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少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相

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底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烟嶃巖䟕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奥之不傳聊

竚思而議觀舉大較而論旃

論漢草字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專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

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

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趾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黫點黤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據髙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没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

復古鄉舉里選論　　衛瓘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閒

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為貴人棄德
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
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
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
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
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
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
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

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禀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

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

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
爭所緣察夫偏質有獘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
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
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
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
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
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
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

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偕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或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

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

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
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
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
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
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類而著貴無之文將以
絶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
於胸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
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

無為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

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茍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

也而制器必由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衆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廢莊論

王坦之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

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

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
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
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
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
非其道也辨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
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
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
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

誕君子內應從我遊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騶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

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元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與殷康子書論公謙

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

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獘而義著故大禹
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
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
己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
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
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
矜競而俱生畢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
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

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元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元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

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并强者以財力相爭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欵闕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

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内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徧於天下客户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疑人貫害豈天道與夫先王

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乂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奮其長筭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胸臆呼吸指顧舟車沸蜎於萬里之外矣人以豈財為利而融輩及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與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

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日葅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元宗之才業爲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禄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昕及弟晞傳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文遷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於是風流名士往往間出遵業王誦導清流於前元明孝詣振芳塵於後

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
王衍之徒不能尚也嘗試論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
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往而不返然則入朝廷
者宜盡忠義以亡軀希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
氣之和處以末班思竭匪躬之節往山林者便可違親
避世枕石漱流上期御氣餐霞下足激貪勵俗隱顯之
徒在斯而作外慙應實内謝治身義與隨時情非高尚
食人之禄忘人之憂淡泊囂塵之中虚無廊廟之下始

之以疎簡成之以誕傲高談莊老獨扇玄風送軌長驅流蕩忘返乃至阮籍為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菑劍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異於二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於陳力之地嘯詠於伏奏之辰義匪勞心情乖易祿足為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絶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重時皇永建之時晞處帷幄情存稽古蓋有憑焉

宋

進無為而治論

文彥博

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者必當先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後無為誠如聖意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覽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

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臯陶作士以

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敕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為乎及夫庶績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為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

稷契臯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奸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後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為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為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效也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奸邪無功

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綱紀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鼂錯論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

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删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簡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

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曰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己若則錯之言亦幾於兹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荀息論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意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論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

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

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

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氷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

晉文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

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
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
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
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
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
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
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
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

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智伯論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强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

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强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

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来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范文子論　　蘇軾

料敵勢强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鋭於立事忽

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絶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

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為國之強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

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

小吏治刑獄使絶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術數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

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彦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茍以人臣之埶而居於廟廊之上以捍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

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郭崇韜論　　蘇轍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

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昌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倿倖視之仄目崇韜深

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必有所畏不敢妄

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
釁以伐人蹈齊湣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
也

晉論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
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
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
外而里丕要功於内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内外絶望屬

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

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知罃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爲先縠而罃將爲林父如罃可謂知兵矣

狄仁傑論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吕后欲王諸吕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
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
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
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
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
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
陸賈交懽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
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

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傑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

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葢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没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

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知罃趙武論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歿

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霸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霸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却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

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力戰卒以敝
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
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
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
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
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
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
之德耳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

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强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

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魏論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内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儒服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

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龎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韓論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

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范文子論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

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歟

叔向論

欒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

聘有司官之禍茍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藺相如廉頗李牧論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强秦以禮為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

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用捨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晉殺其世子申生論　呂祖謙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于桓莊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由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慘怛不

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来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之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

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蔿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自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

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盛則心日狹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也耶當獻公殄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

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莫如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偪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之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不可保矣然則狥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誠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生則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蔿何憂乎驪姬哉

明

相如賢於廉頗論　　王世貞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强也固非口舌之間

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强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命銜璧而往秦王欲强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為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為重失之不足以為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强暴逞其毒螫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為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

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為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豳大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儻能相趙王亦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仆

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煒煌光遠哉而於樽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刼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較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晉論

郭子章

古之帝王更都山河而平陽蒲坂夏邑堯舜禹所宅也

讀園桃園棘故其民至於今憂國而忠於主有樞有榆故其民至於今喜樂而愉瞿瞿休休故其民至於今長慮而却顧陟岵陟屺故其民至於今孝閒閒坎坎故其民至於今力穡且葛屨見隘陋焉彼汾見貧儉焉乎遠馬邑之外西鄰延綏鴈門寧武之北咫尺河套乇辛既彯則邊儲宜實晉之分封者二十有二代之分封者二十有四瀋之分封者二十汾蒲絳澤之區公室彌蕃則宗祿宜講煉石有補於天斷鼇著績於地姚姒之隆五

官屢起重耳之霸多士猋赴而品操古今則人材宜甄

國朝

欒盈論　　魏禧

自古未有得士而不興者有道之世賢者連類而升各奮其智能以自效於上故養士之權在上而不在下世之衰也君臣之間競智力以相勝天子諸侯疑薄大臣而別樹黨人其卿大夫莫不厚養死士以備旦夕之急故養士之權在下而不在上於是有得士以興亦有得

士以亡者自春秋晉欒盈以好施多得士特聞亡逐之餘猶能因其力以入絳士樂為之死而晉國幾殆其後流風遺烈轉相慕效而孟嘗信陵四君之徒益汎濫於天下悲夫盈以好施得士自趣死亡吾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也君子立危亂之世務修德以辟難不務植黨以自固吾誠引釋權勢不犯衆人之忌則徒裼而獨行於國中無有敢扼之者若夫侈汰不度而懼人之謀己必多其與以備之備寡則勢孤而不立備多則恃勢而

犯難古今黨人之亂互相攻擊必交燼而後已欒盈不能外乎大族之怨内正其閨門而區區收武力之人為腹心爪牙之用以為足自立而不危其亦惑矣葢嘗論之古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有智深勇沈之士以左右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吾即欲結以恩而不能此其人顧不可以多得誠得一二人用之而吾事畢矣陳平憂吕氏之亂陸賈一言而亂定季布亡命魯朱家為見滕公布遂免死今盈内亂幾於亡室而荀范韓趙之族

合志而怨之此亦至危難之日矣吾未聞欒氏之士有出而謀其危者及其亡也求一朱家之智不可得此其士豈不可哀也哉孟嘗君賴雞鳴狗盜之士脫秦厄此固倖而中耳使其出齊各有抽劍斷靷而止之者則其計已無事矣雖然此特賢於欒氏之士者也

戰城濮論

古之善制勝者必履天下之險攻天下之難攻而勝其所不可勝蓋不犯其至險則不足享天下之至安不出

其至難則不足收天下之至易其勢然也且夫事有先難而後易者亦有先易而後難者吾力足舉其難則易者必靡如陳湯之破郅支而呼韓入朝之類是也力不足以舉其難則姑肆意於其易以豐吾之力而徐為之圖如司馬錯不攻三川周室而教秦惠王起兵伐蜀之類是也難易之間要無定勢顧非吾力之所必不能及則必為其難者以從事於一勞而長逸之勢昔者楚方彊大侵食江漢之諸侯齊桓公欲修方伯之威興師問

罪於陘帥八國之車徒徘徊於召陵之間以待其盟而不敢戰至於晉文反國三祀遽與楚師大戰於城濮觀其拘宛春私復曹衞其君臣之所相與謀若惟恐其不得戰而遂已者此少年輕鋭儌倖萬一者之所為耳然文公卒以大勝而霸諸侯令夫天下之險不可以徒犯而艱難重大之事非有百全之謀定計於内而成功於外不可以輕出文公外結齊秦之大援内有諸謀臣誘敵制勝之計楚之君臣其謀不協於内而子玉以剛愎

之才僅將六卒蓋勝楚之略先定於胸中是以横挑其

釁而輕於一戰宋真宗時契丹大入冦冦凖建親征之

策固請渡河於是契丹怖駭不戰而請盟其後數十年

間卒無邊患此蓋所謂出險犯難以成大功者後之人

觀其飲愽歌呼克禦大敵疑若有鬼神天幸之助然當

其渡河凖言於帝曰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搤其吭李

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

日至此取威決勝之時也彼豈無百全之計而以天子

為孫汪哉若寇準者蓋自唐宋以來一人而已矣

戰殽論

王者之師計義而後動伯者之師計利而後動茍有以自利其國而卒免於後患則違德拂義顧有所不暇論是則伯者之圖也昔者晉與秦有數大惠而無毫髮之怨晉無故而敗其師於殽以先釁於彊國當是時先軫以不良吾喪而伐同姓為秦罪且夫滅曹分魏晉身為不道矣而顧秦是責何哉夫予人者驕人受人者制於

人此以知因人者之必不能免於自禍也子糾依魯見殺於生竇宋納厲公責賂而無厭鄭不能堪戕公之死也晉國内亂夷吾因秦師反辟於晉其後卒敝之于韓原吾觀夷吾背惠反德繆行誅殺有自取死之道亡國僇身不足為怪然晉以新起最勝之國師徒撓敗蒴骨郊原秦人廢置其君曽如反覆手之易蓋晉不足取重於秦而諸侯亦自此而輕晉矣且夫文公復國既又用秦人之力文公死而襄公立是故以分則秦大父也以

德則造國者也父死而孤立則國家多難安危治亂之一日也晉之君臣以為不立威則無以聲諸侯而襲秦人非望之心不戰勝彊國則無以立威昔者齊桓公死其子孝公因宋襄以定位齊之後無復能伯諸侯者則以孝公因人定位不能立威故也山西之國最彊莫如秦秦有盧柳之恩而又有韓原之威今方過軼於殽乘其阻而殄之制勝萬全而無後慮此先軫所謂天奉之一時不可失也於是卒敗秦師而伯諸侯雖然悖天道

絶人理足以動天下之兵晉之不終覆於秦也蓋亦幸哉

戰邲論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持其勢而制之不至於大潰而不可止晉林父之戰於邲也吾謂先縠獨濟之後有可以救敗之道而林父三失之兵法曰順命爲上有功次之昔城濮之役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而顛頡負從亡功咸殺無赦蓋威克愛者勝愛克威者敗所固然也今夫

毒蛇螫人指人則拔刀而斷之非其指之不足愛以愛指之足以賊吾身故能忍其小以不忍於其大當是時林父按甲堅壘命司馬追斬先縠徇於師以厲三軍之用命三軍之士必戰衆激發以致死苟其不能則舉先縠而委之或請濟師以戰或全師而退焉以尸亡屬之罪此不過棄其一指而不足惜何林父之弗講也惑於韓厥專罪分惡之謀使違命者益驕而不可制彼旃錡何所懲哉且夫旃錡固嘗求公族與卿而弗得者也夫

拂於人者則不可用人非其人之所欲則不可以使奉使召盟非二子之志明甚而苟焉許之以重其釁其一敗不可救毋感也方楚之逐旃而薄晉軍林父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下之軍爭舟而不得濟是以大敗吾觀窜之戰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鼓音不絶遂大敗齊師三逐而徑其國林父其時使以先濟之賞賞陷陣之士以鼓先濟者而鼓楚師下令曰楚人薄我我退不得濟必殲於河進而死敵可以生林父請身先之如

此則士氣百倍有死無二吾未見楚之必勝而晉必敗也士會郤克僅殿上軍而不敗況以三軍禦楚而不能自全必不然矣嗚呼致之死地而後生背水決戰爭必勝之勢此韓信所以破趙而惜夫林父之不知此也

戰窰論

立威之道不在於多戰勝在於善養其威以時動而不詘不善養其威則最勝之後可以敗衂而不能振千金之弩一發而徹三屬之甲貫石而裂犀及其罷也則不

能達魯縞虎豹萆於深山樵蘇為之不履日出而攫人人則阱而搏之是故恃爪牙之利以噬人無厭者敗也猛虎暴然向逼控拳而亢其怒亦敗也昔者楚靈王好戰威殫怨積以自斃於乾谿吳王夫差數興征役卒沼於越蓋二君者止知威在於戰勝而不知養其威以立於不敗之道是以戰敗而威挫吾觀郤克聘齊齊頃公幃婦人而笑之於是克以魯衛之役請八百乘而敗齊於鞌郤子之去齊也濟河而矢之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故士會請老而授之國政以逞其欲彼頃公固遂以克爲泊然無所憾恨於其心耶抑晉不足與耶宋閔公靳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雖其臣不免於弑僇況大國之卿哉克之帥車徒以集於牽其勢固若猛虎之暴然必思搏噬而後已者頃公不辟其鋒而猝然逞其輕勇以爭一旦之命宜乎折北不救而幾爲晉禽也藉富彊之力凴陵小國黷武而不止而又以亢積怒之彊敵所謂恃爪牙以噬人控拳而搏猛虎此二敗者頃公

兼之矣晉襄公敗秦師於殽彭衙之役又敗之孟明增修國政謀報其恥濟河焚舟以伐晉趙衰曰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於是晉人不出秦耀兵晉地方洋數百里之閒取勝而還楚子重侵衛及魯布惠於國悉師而起郤克為晉大政不恥於失諸侯辟楚而不敢爭蓋秦持必死之心楚挾傾國之衆二子知其必不可勝而不務彊勝之故不至於敗而失其盟主之勢是殆所謂善養其威者與

狄仁傑舉子論

陳廷敬

武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時比之祁奚失其指矣蓋與左師觸龍諫趙太后請長安君為質事絕相類當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每從容進諫勸召還廬陵王他日武后語仁傑夢鸚鵡兩翼折仁傑對以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謂二子起二子則兩翼振矣鸚鵡之翼釋以二子權也舉子之事亦權也而遂正告之矣故左師之憐舒祺仁傑之舉光嗣

其迹雖殊所以感其心者則一也卒之長安君為質於齊而趙國不被兵中宗復辟而唐社稷卒不變嘗觀李德裕忠諫論言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故知人臣進諫正告之不能得者有時乎用權然權者豈人臣之得已哉人主貴察其心而已矣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一